

传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，小农经济是王朝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，它的盛衰是王朝政权强弱的温度计；然而，政府苛重的赋税却又经常促使小农经济破产，重复地犯着自挖墙脚的错误。青苗法没有改善农村生产关系和减轻国家赋税的任何想法，仅仅用借贷的手段救燃眉之急，无疑是杯水车薪。加上由于粮食价格浮动而造成折换上的损失、进城请领的花费、向衙门胥役贿赂等各项支出，青苗法的利率已经称不上低了。贫弱的小农每年一到稻谷登场、交纳“两税”之际，“簸糠麸而食稗秕”，遑论保证交纳得清青苗钱了！碰上连年灾荒，愈加一筹莫展。

除了青苗法，其余新法内容，似乎就没有不招骂的。比如保甲法被骂放弃了过剩的劳动力，使游民失掉出路，饥寒所迫，流为盗贼；募役法被骂让人民巧避失实，而吏缘为奸，或指富为贫，或指贫为富，颠倒混淆，任意敲榨；均输法被骂排挤了民间商业，间接地也减少了政府收入；市易法被骂低买高卖赚差价，开封城内的生意人纷纷破产……



熙宁七年（1074）三月二十六日，神宗收到一封紧急密报。

打开一看，《流民图》悲惨可怖，让皇帝无比震惊。

翻阅一并呈上的奏状，更觉字字椎心：

臣伏睹去年大蝗，秋冬亢旱，以至于今，经春不雨，麦苗枯焦，黍粟麻豆，粒不及种。旬日以来，街市米价暴贵，群情忧惶，十九惧死……天下之民，质妻卖儿，流离逃散；斩桑伐枣，拆坏庐舍，而卖于城市，输官余粟，遑遑不给……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，绘成一图，百不及一。

文章抨击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“割割生民”；指责台谏“不敢言事”；痛斥其余辅弼之臣“皆贪猥近利”之人；批评神宗“以爵禄驾驭天下忠贤”。并大声疾呼：“臣愿陛下开仓廩，赈贫乏；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，一切罢去。”最后，作者慨然言道：“如陛下观图，行臣之言，十日不雨，即乞斩臣宣德门外，以正欺君漫天之罪！”

上书人是监汴京安上门郑侠。治平年间，随父宦游江宁，拜入王安石门下。

一个“拜入王安石门下”的弟子，为什么选择挑战恩师的



王安石的雕像。

权威？

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

起初，对每项新法的推出，郑侠都抱持积极、正面的看法。好景不长，伴随着变法的逐步开展，身在地方的他失望地发现，新法“行之未几，往往败坏”。

他也曾将自己沿途收集的百姓呼声，以及个人的思考，或口头传话、或写成书信，不停地反馈给王安石。但后者要么置若罔闻，要么面色不悻，就是不能与他“统一思想”。

于是，郑侠决定冒死上奏。“甘俟诛戮，干冒冕旒！”

他成功了。神宗被他的“有图有真相”深深刺激，长吁短叹，坐立不安，通宵未眠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皇帝批示，令司农寺调发常平米，不计成本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，减价出售。另，命在京各城门，减收百姓运货出入城门的税额。当晚，又令翰林学士承旨韩维进宫，起草诏令。

三月三十日，诏书颁发全国，里边是各种反思：

朕涉道日浅，晦于致治，政失厥中，以干阴阳之和。乃自冬迄今，早曠为虐，四海之内，被灾者广。间诏有司，损常膳，避正殿，冀以塞责消变。历月滋久，未蒙休应。嗷嗷下民，大命近止。中夜以兴，震悸靡宁，求惟其咎，未知攸出。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？狱讼非其情欤？赋敛失其节欤？忠谋谏言